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唐山绝恋》

原著小说版

唐山绝恋

献给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

关仁山 王家惠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唐山 之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山之恋/关仁山,王家惠著.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8

ISBN 7-5434-6418-7

I. 唐… II. ①关…②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5896 号

书 名 唐山之恋

作 者 关仁山 王家惠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责任编辑 郝建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125

字 数 400 千字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418-7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7755723

邮购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50061

(0311-87731224 E-mail: wtbooksell@vip.163.com)

目 次

第一章	甜蜜的眼睛像伤口一样睁开·····	(1)
第二章	黑色的太阳·····	(21)
第三章	极度死亡·····	(44)
第四章	敢为爱情献身的人有多少·····	(69)
第五章	让我再看你一眼·····	(103)
第六章	死刑犯来到你身边·····	(133)
第七章	人性本色与犯罪心理·····	(167)
第八章	爱你到天塌地陷·····	(191)
第九章	通往天堂的路像雾像雨又像风·····	(225)
第十章	最后的厮杀·····	(252)
第十一章	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272)
第十二章	悲情城市灯火依然·····	(291)
第十三章	谁的眼泪在飞·····	(316)
第十四章	换个爱法容易吗·····	(343)
第十五章	怕黑的女人不要回家·····	(372)
第十六章	永不分开，世纪的爱·····	(416)

第一章 甜蜜的眼睛像伤口一样睁开

1

初恋是甜蜜的，初吻却充满恐惧。面对美丽的唐山姑娘杨文燕，周海光在体味初恋的感觉。实际上他们的恋爱已经过了初吻阶段，却还在酝酿初吻时的激情。如火的激情，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始终被封锁着，当理智的堤坝颤抖着将要垮塌的时候，那迟来的怒潮便一发不可收了。

“文燕，你真美！”海光趴在报社宿舍里的单人床上，上半身赤裸着，臂膀结实而浑厚，皮肤闪着微微的光亮，通体红润健壮。他深情地看着文燕，心里不安地蠢蠢欲动了。杨文燕眉目如画的面孔，确实有着令他不敢久看的美艳。

天气闷热无比，文燕朝他笑出一口白牙，用手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她穿着很朴素，妹妹文秀给她的绿军裤，淡黄色的短袖衫。好像刚刚在医院洗过澡，黑发湿润，很紧地束在脑后，满脸都是湿润的新鲜。她白皙的手在他的腰上、背上、颈上疾徐有致地揉、捏、打、捶。他的周身便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适畅快，一种无以名状的似水柔情与如火的欲望相互撞击，全部感觉都跟着杨文燕的手在起伏、颤动。杨文燕柔软的双手正把他心中的堤坝大块大块地撞塌下来，欲望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掀动，眼看

不能自制了。

“我该走了！”这个时刻女人停住了。文燕停下了的双手，坐在单人床边的一张凳子上面，可能是有些害怕了，微微地娇喘着，端起茶杯来呷了一口。

“文燕，我不让你走！”周海光还迷迷糊糊地趴在床上，极力忍耐着，小心地享受着值得纪念的甜蜜。“你怎么还不起来呢？”杨文燕轻轻地说。周海光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来，惊讶地问她这就完了吗？文燕娇媚地拧着身子微笑着说：“你还要怎么样？我们还没结婚啊！”

周海光坐了起来，双腿搭在床边，痴迷地看着杨文燕。杨文燕放下杯子，看了一眼周海光，马上便被周海光冒着火的目光震慑了，脸上一红，垂下了好看的眼睑。“那么看我做什么？”她说，声音低低的，有好些娇羞。海光说：“你好看啊。”“又瞎说了。”杨文燕不笑，不怒，永远无法捉摸，她的头更低了。周海光抓住了杨文燕的双手，感觉她的双手在微微地颤动，双手便也微微地颤动起来。他的目光在杨文燕的脸上抚摸着，抚摸着她细腻光滑的额头，她低垂的长长的睫毛，她细长的眼睛，她修直的鼻梁，她薄薄的嘴唇，还有她泛着娇红的脸颊。

不论多么挑剔的人，见到杨文燕，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很少见到的端庄美丽的姑娘。她每时每刻都那么本真、自然，一笑一颦，一动一静，海光都满心喜欢，无论什么男人见到她都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去，不敢仰视。周海光虽说和她已经有了一年多的恋爱历史，可是他们之间肌肤的接触也仅有今天这么一次，他甚至没有拉过她的手，只是偶尔，当他们在昏黄的路灯下漫步时，在寂无人声的街道上，在浓密的泡桐树枝叶下，他的手背才会偶尔擦着她的手背，虽然仅是短得如电光石火般的一瞬，也会使他感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每一根神经的末梢都会战抖起来。他们

当然都会迅速地把手放开，但只是这偶尔的接触，也会使周海光几天沉浸在无边无际的遐想当中。他曾无数次地想过自己哪一天跪在她的面前，吻她脚下的泥土，却从没敢想哪一天会吻她的嘴唇。在他的眼中、心中，杨文燕就是一个人间难觅的女神，任何一点稍涉狎邪的想法都是对她的亵渎。

窗外浓密的柳枝在强烈的阳光下低垂着，像绿色的火焰。浓密的柳枝深处，有无数知了鸣唱着，更显出室内幽静。周海光不由自主地把杨文燕往自己的跟前拉，他的心中充满恐惧。他要吻一下杨文燕的脸，可是又怕她会因此对自己产生厌恶感，甚至会当场给自己难堪，可是那种在心底涌动的怒潮又使他难以压下这个使自己感到害怕的念头，他突然在杨文燕的脸颊上印上自己的嘴唇，然后迅速离开了。他背过脸去，努力不看杨文燕的脸，心里默念着，只要杨文燕稍微有不快的表示，他便请求她的饶恕。他偷看着她，她没有动，只是把头垂得更低。

文燕看了他一眼，看到他结实的肩膀和宽厚的胸脯。海光心动了，说她真是个小妖精，她的美貌、天真、娇媚和温顺，还有一时的忧郁和沉默，仿佛对他都是一个信号，一种呼唤，一种默许。周海光一下子把杨文燕拥在怀里，把他的唇紧紧贴在杨文燕的唇上。杨文燕在他热烈的拥吻下抬起头来，闭上了眼睛，两滴眼泪由紧闭的眼睛里流下来。眼泪使周海光的心里一颤：她不愿意吗？她感觉难过吗？可是这种疑问只在他的心里一闪，还没等他作出决定杨文燕已经把柔软的舌头伸进了他的嘴里。他发狂般地吮吸着她的舌头，世界的一切就都消失了。

在周海光的眼里，1976年7月的唐山是火热的，天气热得异常，一直烧到了心里。各行各业都在大干一百天向国庆献厚礼，报喜的锣鼓终日在街道上响着，机关干部轮流着到生产第一线去参加劳动。搞得最好的是开滦煤矿，这是一个被誉为“特别

能战斗”的单位，他们的胆子因而也更大一些，虽说不得不取消了奖金，可加班的补助却是悄悄地提高了。每一个长班下来都要评选一次生产能手，生产能手要披红戴花敲锣打鼓，由领导亲自送到家里，随之而来的还有立功喜报和胸前的那朵大红花。别小看那一朵大红花，拆下来正好是一条绸缎的被面。在那个年月，这可是不小的奖励，四条新里新面的被子就可以娶媳妇了，更何况那时这是要票儿的东西。

周海光和何大妈等女人一起下过煤井。他脖子上挂着心爱的相机，跟随着妇女们的足迹到井下采访。他和那些妇女们一样，最后是由两名工人架着走上矿井的，可是他拍的照片和写的文字报道在他所在的《唐山劳动日报》刊出后，何大妈的所作所为立刻成为街道和开滦煤矿共同的经验，就连市委书记向国华都亲自给周海光打来电话，表扬他的报道很好，很及时，为全市的大干快上立了大功。周海光当然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更令他高兴的却是他的图片和文字迅速被《河北日报》和《人民日报》采用，在全省乃至全国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他一下子成为报社的“名记”。

从小他就暗下决心，长大之后一定要当一名记者，用相机和笔记录时代的风貌。如今这个理想可以说已经有了实现的开端，他怎能不高兴呢？当一名好记者，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责任感，还有文燕这样一个恋人的鼓励。好女人能够刺激男人的野心，最好的女人还能抚平男人内心的伤痕。当他看到《人民日报》上面登载的自己的照片和文字时，站在报社的楼顶上，俯视着大唐山，他真有睥睨当世，舍我其谁的感觉。但是这一场采访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足有一个星期，他走路都困难，浑身酸痛难当，有空就躺在单人宿舍的床上哼哼叽叽，才使得在妇幼医院当医生的杨文燕动了恻隐之心，来给他按摩。也许正因为有了这种成就感和自

豪感，他才有勇气把杨文燕拥在怀里，狂热地吻她。

海光是个孤儿，父母早逝，是叔叔把他带大的。如今叔叔也死了。他已经二十八岁了，在那个提倡晚婚的年月，也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他还没有吻过任何一位异性，久久蕴积的欲望一旦爆发出来，就难以遏止了。他吻文燕的嘴唇，吻她的眼睛，吻她泛着娇红的脸颊，文燕在他的狂吻之下微微娇喘，轻轻呻吟，眼泪不可遏止地流下来。周海光一边吻着她，一边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呓语。文燕满脸羞红，不成语句地央求道：“光……别……别这样……”海光声音颤抖了：“燕，我的心爱，我的圣母。”周海光的意思是要了她。文燕真的不懂男女方面的事情，对此很害怕：“别……等结婚那天……我一定给你。”文燕的拒绝也是坚定的，她是一位妇幼医生，知道男人和女人在一起是怎么回事，她虽然清楚地知道多少男女在婚前的行为甚至超过那种直接的性的交接，但是每一个姑娘都知道很好地保护自己的处女身份，在那个时代，处女膜是可以决定一个女人生死的。她在周海光猛烈的进攻面前既难以自持，又绝望地挣扎着抗拒，可是抗拒和挣扎却使她的身体和周海光的身体更紧地贴在一起。

杨文燕哭了。周海光的手没能突破她的最后防线。

这时，门突然开了，何亮站在门前，惊慌失措地看着他们。好像做这种事的不是杨文燕和周海光，而是他自己。周海光和杨文燕都愣住了，他们除了本能地迅速分开，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我……我等你们一会儿……”何亮说着就要扭头走开。

“回来！”周海光喊了一句。何亮果真又站住了。他与文燕从小在一起长大，深深地爱着文燕。可是爱是说不清的，文燕不爱他，爱上了他的朋友周海光。美丽的生活总是成为遥远的风景，正如漂亮的女人总是成为别人的老婆一样。

杨文燕满脸羞红地拿起她的挎包像逃离灾难现场一般低头跑了出去。“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一直是合着眼的。”何亮对走过他身边的杨文燕撒着谎，显然很笨拙，杨文燕很尴尬地朝何亮点了点头。

“文燕……你慢点儿走。”周海光对杨文燕喊着，杨文燕没有回头，身子一闪即逝。“你这位老兄……嗨……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偏在这个时候来。”周海光无可奈何地对着何亮长叹了一口气。何亮依旧扭头看着文燕远去的情影，好久缓不过神儿来。海光给了他一拳，何亮才回了头，有些沮丧地问：“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呢？”海光得意地一笑：“你问这个？是不是嫉妒我？”何亮感慨地说：“是啊，我嫉妒又有什么用呢？她是你的，只要你海光在，我只有睡觉做梦了。落伍了，争不过了，就做个梦安慰安慰自己吧！”他的语气里带着一些调侃的意味。海光满怀感动地说：“别说得那么凄凉好不好？凭你这么优秀的男人，还不跟着一群美丽姑娘吗？”何亮眼睛一眨，想了想，故意回避这个问题，转身焦急地说：“不提文燕了，我找你有要紧的事情呢。”他走进屋子坐在刚才杨文燕坐过的凳子上，一五一十地和周海光说起来。

何亮是周海光的同事，家就在唐山，却吃住都在办公室里，他似乎不知道食物还有味觉上的分别，有时候就是一碗玉米面粥，倒进一点酱油，再搅进一块猪油去，就吃得很美，认为植物动物的都有了，营养很是全面，他时常以自己的这一伟大发现嘲弄那些在油烟子里埋头苦干的美食家们。他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双袜子，一双袜子不知要穿多少天，直到同事们提出抗议，再也穿不下去了，才脱下来往床下一扔，再去买一双新的穿上，等财力不允许他购置新袜子时，便爬到床底下在袜子堆里挑出两只来重新穿上。他的母亲何大妈是街道的干部，也有自己的工作，无法

时常地照料他，只是时不时地到机关来，在他的床底下掏出一大提包袜子来，拿回家去，泡上满满一大盆洗起来，于是他家的大杂院里便洋溢起浓浓的臭豆腐的气息，街坊邻居们便知道何大妈又给儿子洗袜子了。

女警察素云很烦。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烦，正是这种找不到缘由的烦，才使她更烦。傍晚回到家里，夜色从四面八方挤压过来，楼房里的灯光很暗。女儿小妹要她腌鸡蛋，她想先把鸡蛋洗一洗，刚刚把鸡蛋找出来，就打碎了一个，她想也许就因为这个她才烦吧？自从丈夫在车祸中死去，她的生活一下子就下来了，三十块出头的工资，去了房租水电，再拉扯一个孩子，很不容易，因而平时吃鸡蛋她都是买磕窝的或者是贴皮的。磕窝的是在运输过程中磕坏了的，鸡蛋不坏，只是要现买现吃，存不得。贴皮的是孵小鸡的过程中照出来的坏蛋，难免有吃不得的，但比磕窝的要贱。这两种鸡蛋的共同特点是不要票儿，还贱。可也不好买，幸亏她在派出所当民警，那些售货员们还给她面子，时常给她留下一斤二斤。鸡蛋票她便都给了同事和邻居，一来省些钱，二来也只有靠这走些人缘儿。可是要吃腌鸡蛋，就需买好的了，因而把好鸡蛋打碎一个，自然有些可惜。可是她知道光凭这一个鸡蛋还不至于这么烦。女儿是极其懂事的，看着打碎一个鸡蛋，竟至眼里带了泪花儿，嗫嚅着说她再也不吃腌鸡蛋了，好像鸡蛋是她打坏的。看得素云心里又疼得慌，她不想腌鸡蛋了，想出去走一走，心里感觉好像今天要出什么乱子。她把用一根黑鞋带儿拴着的钥匙挂在小妹的脖子上，让她到院子里去和小伙伴玩儿，就匆匆走了。

这两天小街上有些邪性。在她的管片儿有一个瞎子，瞎子这几天忽然给一个叫做黑子的不良青年算命，说他将得到一个绝色女子，还将发一笔大财，弄得这个不良青年几天来行为异常。街道何大妈不能容忍他这种扰乱人心的行径，把他送到派出所素云那里，请求公安机关处理。

片儿警素云却发了愁，不知该办他一个什么罪名。她走出家门就是想找他谈一谈，吓他一吓，让他老实一些。这个人对于公安机关还是知道怕着一些。素云感觉要出什么乱子，也是想到了他的身上。

家属楼的外面是一条横贯唐山市南北的大马路，还是当年日本鬼子修的，原本当中是水泥板，两旁是石子路。当中的水泥板恰好能走一辆汽车，两边的石子路用来走马车和行人。前几年彻底翻修了一次，铺了柏油，修了人行便道，便道上栽了泡桐，这条路便成了唐山市顶漂亮的一条路。银行的家属楼在马路的西边，旁边是银行，马路的对面是一拉溜儿的居民院落。解放前原本都是资本家的公馆，院墙都很高大，大门不临街，每一个院落都有一个小胡同，大门统一都开在小胡同里，朝南开。解放后各个大院里都住进了杂七杂八的居民，何大妈就住在对面的一个大院里，素云要找的那个瞎子也住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大院里。

素云穿过马路走向大杂院，正与海光打了个照面。海光跟素云打了个招呼。他是要带着何亮去找市委书记向国华。

这个时候，市委书记向国华站在办公室窗前，望着窗外的唐山城，他的手里拿着一只烟斗。烟斗很精致，麻枋瘦木的斗，羚羊角的嘴儿，长期的摩挲，使烟斗裹了一层包浆，明光锃亮。这是一位常年在地质队工作的老战友亲手做了送他的。他虽说早已戒了烟，却喜欢终日把它拿在手里，时不时地放在嘴里抽几口，

作为往日抽烟习惯的一点儿残余。唐山在国外的名气很响亮，但那不是指的这座城市，而是指的中国。以唐山命名的城市中国只有这么一座，那与中国的古称也没有什么关系，起因是原来这里有一座小山名叫唐山，与唐王征东有关，后来山的名字就成了城市的名字。这里原本没有城市，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陡河流过，有几座孤峰特立的小山，小山的周围是参天的古树，是芊绵的草原，是星星点点的几个村庄。今天的唐山已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华北工业重镇。

向国华生在这个城市，长在这个城市，他的父亲是开滦煤矿的运煤机车挂钩工，后来由于挂钩脱节被两节车厢活活挤死，是母亲靠给开滦的高级员司们洗衣服供他上了几年小学。以后实在上不起，他也进了开滦的机修厂做了学徒工。学的是钳工，当时这可是一个不错的行当。1938年，冀东爆发抗日武装大暴动，他跟随着著名的抗日英雄节振国参加了暴动，成为八路军战士。解放以后他便一直在这个城市工作，对这个城市是有感情的，最近这座城市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使他看到了一种美好的前景。

海光 and 何亮找到了向书记。对他讲，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一个著名劳动模范作连续报道。向书记很有兴趣地听了他们的思路，表示大力支持。

黑子这两天一颗心像悬在半天云里，空空落落，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总想抓住点什么，却又什么也抓不住。有时候莫名其妙地兴奋，有时候又莫名其妙地恐慌，有时候想抓住谁狠揍一顿，有时候又想逃到哪里去。他拉着排子车，光着膀子，排子车上是两根又粗又长的原木。他故意在马路的中间走，迎着对面的汽车

走。看着汽车无可奈何地给他让路，便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感觉。他边走边唱着样板戏：“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他朝着擦身而过的一位漂亮姑娘高喊：“抢包袱？我还要抢人呢。”姑娘低声骂了一句“流氓”便飞车而去。这个骑车的姑娘是部队歌舞团舞蹈演员杨文秀，她是文燕的妹妹。

黑子呲出嘴里的一颗黄牙，骂道：“婊子养的……”

他骂得不是姑娘，是一头毛驴，那毛驴正在发情期，朝着远处的一头母驴啊哧啊哧地大唱情歌，昂头狂奔，径直朝他闯来，若不是他紧急刹车，那个蠢东西的脑袋就撞上他的胸脯了。他的排子车一下尾巴着了地，两根车辕高高翘起来，把他架到了空中，他在半空中两条腿乱踢一气，大失风范。赶驴车的是一位老大嫂，毛驴不听老大嫂的指挥，老大嫂一手拽着缰绳，一手用胶条作的鞭子狂抽毛驴，毛驴任她怎么抽，依旧昂了头慷慨高歌，四蹄狂奔，要追了前边的情人——应该说是情驴，害得老大嫂一边拉扯抽打一边也大骂：操你妈的！

黑子笑了，指着老大嫂说：“你有那个能耐吗？吹什么你！”

老大嫂终于把驴拉偏，与黑子擦肩而过，仍旧骂着：“我操你妈的。”这一回她骂的是黑子，黑子却没听出来，他大笑不止的是这位老大嫂竟然想和驴的妈妈发生男女关系，而她却是个女的。旁边便有不少的人看了他和老大嫂嘻嘻地笑，黑子也笑。笑着笑着看出了人们的不怀好意，他想回骂两句，那老大嫂已经被驴拉着走远了，他只好拽住一个“土流氓”出气。

那是一个挺白净的小伙子，戴着绿色的军帽，压着背头底子，穿着花格子衬衫，脚下是白色的网球鞋。他的自行车是大链盒前后胀闸的凤凰牌，车子的鞍座起得高高的，正一条腿支了车子，朝他吹了声口哨，嘻嘻地笑。黑子扑过去，一拳就封了他的

眼，第二拳就把他的鼻子开了，鼻子流下血来，第三拳他便无处下手，因为那个“土流氓”的身子和车子一起倒了。黑子让他站起来，想彻底地修理修理他，可那个小伙子不知是聪明还是窝囊，说什么也不起来，只是蹲在地上捂着眼睛呜呜地哭。黑子见没有什么发挥的余地，便恨恨地拉车走了。他最恨的就是这些土流氓，恨他们穿得千奇百怪招摇过市，他们也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有的更是连钱都没有多少，和他差不多的水平，却偏要装出一副业余华侨的样子来，专门向女人多的地方横冲直撞。黑子倒不是有多么正直，他是气他们能有的他却没有，因此就恨他们，打他们。看着他们用崭新的绿军帽擦鼻血，他的心里就有一种快感。

但是今天不行，今天打了也没有快感，心里依旧乱七八糟地不那么豁亮，因此把木材拉到货场就不拉了。他想应该到哪个地方去逛一逛，把这颗乱七八糟的心在哪里放一放。顺着王素云住的复兴路往南走不远就是花园街，顺着花园街一直往东走，不远就是郊外了。郊外有一座化工厂，黑子逛到这座化工厂的外边，在厂外的垃圾堆里捡到一只防毒面具。那是化工厂的民兵训练用的，坏了，就扔了。黑子不知为什么把它捡了起来，把它捡起来，他便忽然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虽然从不读书看报，可广播是听的，整天拉着排子车在街上走，电线杆子上面的大喇叭不停歇地叫。黑子并不害怕天下大乱，也不害怕死，他只是觉得这么死了很冤，人世上的快活事情他一件也没有享受过呢，二十六了，连一个女人的身子还没有挨近过，没有正正经地穿过一件衣服，没有在正经的饭店里吃过饭，没有戴过手表，没有坐过火车，没有走出过唐山市……他没有经过的事情太多了，他觉得很不公平。

两天前的一个下午，住马路对面的瞎子偷偷给黑子算了一

卦。说不久他将得到一个绝色的女人，还将得到数不清的金钱，但是他在得到这些以后也将因此倒大楣。他不怕倒楣，自打他懂事起他就一直在倒楣，自小父母双亡，靠着爷爷捡破烂儿把他养大，在他还没有大到足以谋生的时候，爷爷也死了，他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他拉车，业余时间搞些小偷小摸。就是这样也不能使他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担惊受怕，挨打挨骂，有时候忙活半天偷一个钱包，里面才有半斤粮票五毛钱，气得他经常大骂那些挨偷的对象，人混到了这个份上还带什么钱包。因此他的脑子里便满是那些将要得到的女人和金钱。因此在捡那个废弃的防毒面具时，他就有了一种奇妙的主意。这个主意一在脑袋里出现，他空落落的心一下子便有了着落，有了一种行动的欲望。

这个时刻，黑子作出了他一生中最致命的决定。他又捡起一根铁棍，便拿了它和防毒面具走到了银行的门前。他眼看着一个会计出纳模样的人用了一个大提包由银行里取了钱往外走去，他便跟了出来。在银行的外边，他戴上了那只防毒面具，举起铁棍，一下把那取钱的人打闷在地上，捡起那个盛钱的皮包便疯跑起来。

银行外的人们被黑子的举动惊呆了，刹那之间甚至没人叫喊一声。那个年月已经不是路不拾遗的年月，可人心仍很古朴，顶多有在商店里闹市区掏钱包的小偷小摸出现，入室盗窃的很罕见，更别说光天化日之下在银行门口抢劫了，这是只有在电影、小说里，在万恶的旧社会才可能出现的事情，黑子的举动已经大大超越了人们的想象能力。人们不知道他们的面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看见一个鬼怪似的东西把一个人打倒在地，拿走了提包。他们不知到这是个什么鬼怪，它要干什么。等人们反应过来，齐声喊有人抢劫了，黑子早已跑远了，跑进小胡同里拐了几拐不见了。

是何亮首先发现了黑子的行为，他要赶上去追黑子，却被周海光拽住了。周海光的反应比他快得多，他在黑子把人打倒的时候就举起了相机，把黑子摄入了镜头。他说追是追不上了，可他跑不了，已经给他留了照。何亮不得不佩服他这位老朋友老同学的职业敏感。可是他又很遗憾，自己没能亲手把那个恶棍捉住。

素云也刚刚由马路对面的大院里出来。她要去找那个瞎子，却没找着，瞎子上班了。她走出来，就赶上人们正围在银行的门前议论纷纷。被打的人已经让银行的人们送去了医院，亲眼目睹了那罪恶一幕的人们正在向没有看见事情经过的人们叙述着经过。素云在自己的家门口碰上了这样的事情，自然是恼火的，她向人们询问凶手逃跑的方向，要去追。她看见了海光，海光说他已经拍下凶手的照片，素云便请他赶紧洗出来，说要跟着他去洗。何亮说你就是把他拍下来又有什么用处，那个家伙是带着面具的。素云说脸面拍不下来，身材是错不了的，听大家的叙述，那个人对这一带很熟悉，肯定不是流窜作案，是本地人。是本地人他就跑不了，现在担心的是他携款潜逃，因此她要海光先和她去派出所，向领导汇报，在各个路口和车站设下卡子，然后她们一起迅速把相片洗出来。

素云由派出所里出来，和周海光一起去冲了胶卷，然后便一起回了家看一下小妹。这件事情一出，她又要忙活几天了，她要把小妹安排一下，让她到何大妈的家里去吃饭。周海光则是要来看一下杨文燕，他怕杨文燕会因了何亮的冒失闯入而因羞生气。杨文燕和素云住在一座楼里，杨文燕的父亲在地质队工作，常年住在大山里面，母亲则和素云的丈夫一起在银行工作。母亲是搭了素云丈夫的车到地质队去接父亲，半道上翻了车，三人一起死了，因此她们两家的关系就比别的人近了许多。

素云来到家里，发现屋门紧紧锁着。